

欲哭无泪

沙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沙石 著

欲哭无泪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哭无泪/沙石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2.10

ISBN7-5059-4155-0

I. 欲… II. 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73642号

书 名	欲哭无泪
作 者	沙 石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炼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三河新科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79千字
印 张	15.25
插 页	2页
版 次	200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-5100
书 号	ISBN 7-5059-4155-0/I · 3239
定 价	27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创造一个新世界是艰难的,而告别一个旧世界却更艰难。



1

时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仲春。

凉州城里，西大街吴家巷吴敬斋的家里，在接到法院送来女儿吴月犁离婚判决书的那天，一家人正在上房客厅吃早饭。

早饭是蒸馍，红豆小米稀饭；菜是一碟凉拌红白萝卜丝，一碟咸菜丝，一碟撒上盐粉的油泼辣子；饭桌是一张斑驳的脱了油漆的黑色八仙桌。桌上首坐着父亲吴敬斋，母亲吴黄氏坐在丈夫右边，儿媳殷亚蓉坐在饭桌的下首处。儿子吴志诚却是圪蹴在客厅的南墙根处，稀溜，稀溜，低头喝一大碗稀饭。

父亲吴敬斋的一碗稀饭快喝完了。他不大去夹菜吃，总是用筷子夹点油辣子抹在蒸馍上，一口一口地咬着吃。儿媳殷亚蓉端着稀饭碗，侧身于自己男人而坐，她心不在焉地吃饭，肚子里窝着闷气。她实在看不惯自己男人吴志诚那窝囊劲。有的是高桌子低板凳不坐，偏要去靠墙根圪蹴着，蜷缩得像一只卧狗，叫人咋看咋不顺眼，越看越窝火生气。此刻，最叫她窝火生气的是儿子欢欢还没有放学回来吃饭。她本来想叫男人吴志诚到巷口去接欢欢，娃们家贪玩，街上车辆行人又多，别出了事。可当她看见男人那种窝囊劲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窝火闷气得一句话都不想说，只是心不在焉地侧身而坐，低头吃饭。

法院的人来了走进头门，站在院子问：“这可是吴月犁老师的娘家吗？”

“是啊。你们找她吗？”吴志诚端着饭碗忽地站起来，走下客厅台阶，热情而疑惑地招呼着来人。



“我是市法院的……”说着，来人就把一个褐色信封交给了吴志诚。“……判决书，吴老师要我们送到吴家巷门牌18号来。”说完，法院的人转身就走，吴志诚送法院人出了头门。

吴志诚站在头门口，从信封里抽出判决书来，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，然后又叠好，装进信封，顺手将信封塞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，走向客厅，继续吃蹯在原地方吃饭。

“来人干啥？信封里装的是什么？”父亲吴敬斋惊疑地瞅着儿子问。

儿子吴志诚没有言声，依然低头吃饭。

“我问你话哩，你听见了没？”父亲提高了嗓门说。

“法院人送我姐的离婚判决书。”儿子的说话声低微而颤抖，如蚊虫嗡嗡。然而，客厅吃饭的三个人都听见了。

本来就悄没声吃饭的客厅，立时又增添了沉寂的气息。

吴志诚把吃完饭的空饭碗和筷子放在饭桌上，右手从中山服口袋抽出一枝香烟，点着后狠吸了一口，吐出浓浓的一串烟圈。烟圈袅娜升腾，飘向了屋顶。屋顶漆黑，是经年日久烟火熏烤下的痕迹。痕迹上悠然地网织着缕缕的灰串，悬吊下垂，忽然摆动……

吴志诚站在客厅吸了几口烟，直身走出客厅，下了台阶，要出门去。

“你回来！”

父亲吴敬斋破嗓门地吼叫一声。苍老的吼声，如老牛受伤似的怒吼，悲凄，哀颤。

儿子站住了，站在客厅的房檐台阶上，背对着父亲。

“把那个判决书扯了，用火烧了，我不同意，判决了也不行！还有我呢，我说了算！”父亲全身哆嗦，嘴唇发青，脸色煞白。

儿子没有理睬父亲的吼叫，径直下了台阶，走出了头门，走出了吴家巷，走上了西大街。

儿媳殷亚蓉惊恐而慌手慌脚地收拾着饭桌上的碗筷、菜碟；



快速地端进了厨房去。

进了厨房，殷亚蓉怔怔地站在锅台边，心跳平息下来之后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离，离了好，我姐才逃出了火坑，被解放了！”

“丁丁当当！”

儿媳殷亚蓉把案上锅里的碗筷弄得乱响。

“刷啦！刷啦！”

殷亚蓉拿起大木水瓢，一瓢一瓢地从水缸里盛水往锅里倒。水盛够了，她提起洗锅布刷碗筷。刷着，刷着，陡然地哀叹起来。“女人啊！女人。女人真苦命，怪不得书上说‘红颜薄命’，一点不假呀！……”

“哼哧哼哧……”

娘屋里响起了如猫咪叫春的哭泣声音，断断续续，颤颤抖抖，不时有卡在喉咙的泪噎，听着叫人痛苦、难受。

“哭啥嘛！我才高兴哩！黎家那男人又不是个金豆子，折磨我姐十多年，到头了……”儿媳殷亚蓉责备娘，却依然在洗刷锅、碗、勺、筷，丁当刷拉地响动着……

看不见儿子的身影了，父亲对着老伴吴黄氏骂：“鬼作五期呢！哭啥嘛，尿水子再多，能洗掉我吴家的耻辱。都成了人精了……”父亲瘫软了似的，歪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。

……

并不窄狭的西大街，已经被来来往往、出出进进的行人给夯实了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相互拥挤着，吆喝着，你擦我的肩膀，我蹭他的脚后跟，簇拥着移动。脚下扬起的灰尘，飘忽着洒向街两边的店铺、饮食摊上。

走上西大街，吴志诚当即挤进了人群里。

在人群里拥挤前行的吴志诚，心绪极为焦躁不安，火急得额头冒汗，吁吁喘气，脚步沉重，却又不能快步前行，只好随人流簇拥着挪动脚步，缓缓前进。

姐姐吴月犁在凉州职业学校教书，他要急速地赶到学校去，



把法院派人送来的离婚判决书交给姐姐。姐姐曾多次给他作了交待：一旦法院人送来判决书，不要让父亲看见，立即给我送到学校来，交给我手里。不可乱传、乱传任何人。吴志诚记下了，记着姐姐的话。

学校在考院巷，穿过西大街，走过南什字，往北一拐，才能到达考院巷的凉州市职业学校，才能见到姐姐。

姐姐，姐姐！吴志诚焦急得真想一步就跨到姐姐面前，把判决书交给姐姐。然而，拥挤的行人阻挡着他的前行。越不能前行，他越焦急，焦急得他把左手塞进衣服口袋里，紧紧握着装判决书的那个信封。握着，握着，握得手心的汗水把信封打湿了，潮漉漉地褶皱了起来。他没有感觉到信封的潮湿，褶皱，他只一门心思地在人群里拥挤，挪步，缓慢地前行……

凉州城里，南大街黎家台台巷的黎仲伯，在这同一天的上午，收到了法院来人送来的离婚判决书。

法院人在敲打黎仲伯家头门的时候，黎仲伯正躺在卧室的土炕上，蒙头呼呼地睡大觉。睡意极浓，极香甜。

“当当！当当！”

一阵紧似一阵的打门声，把黎仲伯从甜睡中惊醒。黎仲伯睁开眼睛，随声说道：“四缺一，我上！”黎仲伯光脚跳下炕，趿上鞋，走出了房门，揉着惺忪红肿的眼睛，高声嚷叫着说：“一巴掌起头，小了没意思……”一只脚刚踩下房檐台，“当啷！”一张二饼从袖筒溜出来，掉在了砖地上。“嗯，你咋在这儿！”他猫腰去拾二饼，指缝间夹着的一张东风又掉在了地上。“嘻嘻嘻！”黎仲伯嘻嘻地笑了，没有去拾那张东风，径直去开头门。

“你是黎仲伯吗？”法院来人问。

“是啊，是黎仲伯！你……”

“这是你的离婚判决书。你在这收发簿上签个字，或者按个手印？”



黎仲伯一愣，却伸手去按了个手印，接过了装判决书的信封。

法院来人走了，黎仲伯关了头门，回身走进了房子，爬上炕，又钻进了被窝，继续去睡大觉。

黎仲伯在上炕钻被窝的时候，顺手把装离婚判决书的信封摔到了炕跟前的黑漆板柜盖上。柜盖上积满了灰尘，信封撂过去，在柜盖上立时划出了几道黑印。

黎仲伯需要睡觉，极需要睡觉，他太乏困了，乏困得骨头发酥，肌肉膨胀，眼睛涩酸流泪。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。如此的苦熬苦劳，只为了那一桌麻将之赌。黎仲伯的赌，是十分毒狠单一而专注的。时下，凉州城里的摊牌九、飘三页、掷骰子、摇单双的赌博形式，他都不去参加，他只打麻将。平日里，他烟、酒不沾嘴，亦不走邪，不嫖，不进舞厅，酒、色、财和他无缘。他人不笨拙，也不懒惰，他是黎家台台巷高中毕业的文化人，也是一位勤劳的汉子。可他打麻将上瘾了，视此赌如命，且赌的数额极高，茶饭不思、觉不去睡地去赌，日夜间连续地赌。

钻进了被窝，黎仲伯躺平身子，闭上眼睛，贪心地要继续睡觉了。

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黎仲伯突兀地没有了睡意。一个女人的身影，打破了他嗜赌、思睡的心绪，去想女人了。想他的妻子，现在已被判决离了婚的妻子吴月犁……离婚了，和那个女人离婚了，她不再是自己的妻子了。这个家没有女人了，自己成了光棍一条……

“娘的×，没女人了好，自由自在。天高任鸟飞，水阔凭鱼跃，想咋着就咋着……”

黎仲伯拉了拉被子，裹紧了身子，睡，好好地睡，睡个天昏地暗。

黎仲伯闭上眼睛，决意要去睡觉了。街头的谣歌声却飘了过来，敲打他的耳膜。



春眠不觉晓，
处处闻狗咬，
夜来麻将声，
输赢知多少。

.....

十亿人民九亿赌，
还有一亿在跳舞。

.....

听见谣歌声，黎仲伯嘻嘻嘻嘻地自个儿笑了，笑得很苦涩，也很开心。“娘的×，谁编的这谣歌，唱得好，好听。”黎仲伯静心地听谣歌，唱谣歌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在唱。沙哑的谣歌声，在凉州城里街巷的上空回荡，回荡，飘忽漾漾……忽而响亮，忽而隐约，忽而低沉，忽而高扬，沙沙哑哑，破锣嗓子地唱个不休不止，赢得了孩童们的一阵阵拍手，呼叫，亦跟着吼唱起来，壮势壮威地增大了谣歌的音量和派势……

2

吴月犁和黎仲伯被法院判决离婚的消息，不胫而走。

顷刻间，凉州城里的大街小巷，议论纷纷：悄声咬耳朵的，挤眉弄眼，传扬打问的，演绎情节、添枝加叶地谈论、讥笑、嘲讽，一时间这成了人们相见之后的惟一话题。

黎仲伯的三哥黎仲录，听到小弟仲伯离婚的消息，已经是十多天之后了。

黎仲录开始是受了震惊，圪蹴在了黎家台台巷屋檐下的一处砖台阶上，好一阵地不说话，只吸闷烟、脸上调色板似的不住



变换着颜色。眉毛拧紧了，又绽开来，绽开来又拧紧了，反复无常地在起变化。最后，他烟也不吸了，他低下了头，似乎是不敢再正视这个生他养他的黎家台台巷了，要寻一个地缝钻进去，逃离这个黎家台台巷永远不再回来……

黎家台台巷是凉州城里一条普通的巷子，可这巷子的名声却远扬省内外。谈及凉州，必提及黎家台台巷。有时候，黎家台台巷竟会变成凉州城的代名词，说黎家台台巷，就知道是凉州城。似乎是有黎家台台巷，然后才建凉州城。其实不然，黎家台台巷比凉州城晚建八九个世纪。凉州城距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了，而黎家台台巷距今不过三百年。孰先孰后，是很清楚的。

黎家台台巷之所以闻名遐迩，是因为这巷子当年出过京官黎督堂。黎督堂是当时京城里威震一方的京师大都督，大都督曾被朝廷封为一等护国公。孰料，护国公被封不到两年时间，皇帝一夜驾崩，朝廷大乱，争斗突起，护国公险些被杀。黎督堂高瞻远瞩，眼尖脚快，当即携家眷连夜离京，回家乡凉州城隐居，埋名隐姓，不再露面，以此而终。此间，他倾注心血，致力于造屋筑巷，营造黎家宅院。

黎督堂为黎家立下了“高筑房，立家业，广积粮，不称强；造书香门第，创旺族世家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家训。黎督堂的新宅，坐落在黎家巷旧址的正中偏南处。新宅是一院三进的青砖大瓦房，砖木结构，廊檐挑角，木雕石刻，福禄寿喜，厅堂上殿，阁门画栋，偏房回廊，尽在建筑中呈现。迎门廊房梁柱上的楹联，皆为京城和关中渭北一代名流雅士们拟就题写而成的欧体、柳体的书法字迹，由秦地的能工巧匠们刀刻斧凿而成。北侧院为花园，亭台楼阁，流溪假山，曲径花坛，皆融入了关中八景的色彩造型。只因那座圭峰夜月的筑造中，死伤了三条人命，而弃废不建了。继之而在此地为老夫人筑造了一处早晚诵经做佛事的庙宇。黎家宅院里的佣人、侍女、丫鬟，杂工、轿夫、账房管家，无人能知晓其人数的多少。黎家巷从此更名为黎家台台巷了，且名声愈传



愈远，愈传愈奇；神也，仙也，官也，势也，金银珠宝，骡马车轿，震慑着方圆九州十八县。人们提起凉州城来，必言及黎家台台巷，必言及黎督堂和黎家后世的诸多仙、奇、威严而摄人魂魄的故事事件，人物传奇的往事。往事如烟，愈传愈神愈烈，经久不衰。

黎家殷实丰厚的万贯家业，一直延续了百年之久。从什么时候走向了衰败，时下人都说不清楚了。只记得清光绪年间遭过大火，民国初年遭过匪劫，损失惨重。一九四九年冬天，凉州城里来了共产党，建立了人民政权。在当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，黎家划定为破落地主成份。残存家业，被没收瓜分了个精光。黎家老祖黎冷芝，也就是黎仲录的父亲，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。黎家督堂的家业、世族家训从此而彻底宣告终结了。黎家台台巷有名无实地成了凉州城里的一条巷子，一条高出凉州城里地面的高台阶的巷子。

黎家几百年的历史，确系名门望族。可是，到了黎冷芝一辈的时候，败业的败业，绝户的绝户，最后只留下黎冷芝这根独苗。而黎冷芝却命很壮，几年时间，就有了四个儿子。大儿子黎仲尼，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，现就职于北京钢铁学院，是一位教授。二儿子黎仲棋，是一位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。一九四八年秋天，起义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仍然在军队服役，现在是兰州军区的退休的副司令待遇的军官。三儿子黎仲录，四儿子黎仲伯，都在凉州城里的黎家台台巷家中务农。两人虽系高中毕业生，却没有在土地上造就出啥作为来，只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不过，黎冷芝夫妇在下世之前，已苦巴硬挣，为两个农民儿子完了婚，并造下一院庄基，分门另过了。黎仲录守着老宅祖居，黎仲伯则是在黎家台台巷的边缘处新盖了一院家宅。这院家宅，全没有了黎家祖传的派势，俭朴至极，是四堵土墙围起的长方形一个四合院儿。前有门楼，后有一明两暗的三间上房，右侧盖一间灶房。凉州人管这种房子叫单背房，是应着凉州的一种乡俗。“凉州四大怪，房子一边盖，面条像裤带，锅盔馍像锅盖，油泼辣子一



道菜。”

黎冷芝下世后，仲录和仲伯就分家而居，各过各的日子。除老母的生活起居之事，需兄弟俩见面商议之外，平日里就很少来往见面。陡然间，黎仲录听见小弟仲伯和媳妇吴月犁被法院判决离婚了，他着实地大吃一惊，懵懂了，圪蹴在巷子一处房檐台阶上，闷起头来吸烟，狠劲吸烟。

吸了一阵烟，他忽地站起来，向黎仲伯的家院走去。

“怎么会有这事呢？”

黎仲录疑惑不解，一边走一边自问，一边思谋、思谋……

“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！黎家后代，今后咋在凉州城里黎家台台巷活人哩！”

黎家台台巷，无论过去，现在，甚或说将来，都是凉州和我黎家人的荣耀、骄傲！黎家有过衰败，可从来没有入把黎家下眼看过。婚姻嫁娶，在整个凉州，谁人不为娶了黎家女子，嫁给黎家做媳妇而荣耀、高贵呢！小弟的婚事，也是当年吴敬斋托人上门说成的。过活了十几年，咋突然就离婚了，还闹到法院，判决离婚了。

莫名其妙，太离奇了！黎仲录疑惑不解，心绪烦躁，窝火窝气。

走到小弟家头门口，他举手敲门，狠狠地敲门，门栓儿被敲打得震山地响。

敲打了一阵，没有人应声。屋里一点响动声都没有。

没有人来开门。无可奈何，黎仲录扒着门缝往里瞧。

这宅院里，不养鸡养鸭，不喂猪喂狗，亦不种花草果树，种瓜藤蔓架之类。高墙大院里，空落落的，死一般的寂静无声。屋檐下，墙根处，生满了苔藓、杂草。软体的，硬壳的小昆虫，在潮湿的苔藓上、杂草丛里爬行钻动。鸟雀鼠类，在屋檐前、墙根台阶处，筑巢打洞，把排泄物布满了房舍、庭院，甚或是锅台、案板上。院子里，隐约地散发着发酵后的酸臭霉烂物的气味。



看不见也听不到任何的声息动静，黎仲录生气窝火地转身离开了黎仲伯的家门。

黎仲录匆匆地走出黎家台台巷，走上南大街，在南什字往西一拐，踏上西大街路面，向吴家巷走去。

黎仲录要去吴家巷，面见吴敬斋叔哩！父母下世，两个哥哥在外，黎仲录当然地成了黎家族中的主事人。小弟的婚事，他当仁不让地要出面过问了。尽管在吴敬斋面前他是个晚辈儿。是晚辈儿，可做哥哥的兄长名分儿在。黎仲录三思之后，决定去吴家巷面见吴敬斋叔。问明缘由，弄清楚离婚之事的来龙去脉。总不能不明不白地叫黎家吃这一轴黑食，让人耻笑黎家后世儿孙无能窝气，烟孙一个啊！

“吴家巷的吴家，你们也是一门旺族，祖辈耕读传家，是吴翰林的后代嘛！你吴敬斋也是个半途弃学的大学士哩！知书达理，总不该做这出来进去，进去出来，丢人现眼，不仁不义，失礼失节的事嘛！”

悠悠忽忽，黎仲录进了吴家巷，走到吴敬斋家的头门口。猛一抬头，隔门看见，吴家院里，乱作一团，完全是乱丧事的气氛。

黎仲录愣了。

他木桩似的站在吴家头门外边，莫名其妙，踌躇不决，不知啥事。

他激灵地一个闪念，赶快离开。

不等他转身走去，从身后伸过一只手来，抓住他的左胳膊。

“黎家老三，刚才去给仲伯兄弟报丧，家里没人。你已经来了，好，好。来了就好！”

黎仲录更懵懂了，更莫名其妙，痴愣地望着和他说话的人。

“……吴敬斋老先生突然下世了，你快进屋，见亡人一面……”

黎仲录明白了，忙说：“啊，啊！我先去告知仲伯，叫他立即过来，吊丧忙丧事。”说罢，忙转身匆匆地走了。



走出吴家巷，走上西大街，黎仲录烦乱如一拨乱麻的思绪，终于梳理顺当了。于是，才想道：“吴敬斋怎么就死了呢？没听说有啥病吗？怎么就死了。不是时候，去得不是时候，太莽撞了。碰见死人，死的是我要见的人，不吉利，不吉利……”

黎仲录处于两难之中，告诉仲伯吧，他已经和吴家女子离婚了；不告诉吧，那人说去报丧了，吴家还是把仲伯当女婿待哩！

悠悠忽忽，黎仲录在往回走，他自己闯进了棘手的事态中了。

走进黎家台台巷，走到小弟家门口。那门依然关着，死死地关着。

黎仲录没去敲门，站了一会儿，他转身回家去了。

“这事情，我不管了。看他们咋处理去！管不了，也不好管呀！”

……

黎仲伯正在家里睡大觉，蒙头睡大觉。一连十几天地蒙头睡大觉。

说是睡觉，其实他醒着，眼睛红肿，浑身乏困，却一点睡意也没有。十多天来，除了打麻将，他就是这么躺着睡觉，睡着睡不着都这么躺在炕上睡。两次敲门声他都听见了，可他不愿意去开门，不愿意见敲门的人。尽管他不知道敲门人是谁，来者何事。

躺在炕上被窝里，满脑子想那个女人，那个曾经做过他妻子的女人，现在已经被法院判决离了婚的女人。想着，想着，他就骂起来了。“娘的×，女人算个啥！女人嘛！墙上的泥皮，揭一层再泥一层，走个穿红的，来个穿绿的。有啥大不了的事呢！”

黎仲伯翻个身，再翻个身。

翻来覆去地翻了几次之后，他摊平开四肢舒展着腰身睡觉。他想闭上眼睛，可眼睛却圆圆地睁着。睁着眼睛，就去盯柜盖上那个信封，装着离婚判决书的信封。盯了之后，他警告自己：不



去看它，睡觉，睡觉，他强迫自己闭上惺忪的眼睛，紧紧地闭着眼睛。

奇怪，他盯见了屋梁。盯见了屋顶上的椽，席片、箔子，还有昏黄乎乎泛着灰黑的麦草泥片儿。密如蛛网的长长短短的灰串，悠悠忽忽，似断非断，摇摇摆摆，如逗趣，如嬉戏打闹，如全城搬砖的麻将桌，亦如吴月犁初嫁时的发瓣衣裾……

这时，黎仲伯才恍然大悟，他没有入睡，更没有闭上眼睛。

是的，黎仲伯没有入睡，眼睛睁得圆圆的。尽管眼皮儿惺忪红肿，瞳仁儿上布满了血丝儿的网状红丝，可眼睛的光亮依然能辨认清物件和屋梁屋顶上的灰网灰串。

奇了，眼睛怎么睁着。

奇了，瞌睡疲劳怎么没有了，一点儿也没有了。凉飕飕的，有泪水流出眼角，流过了耳根，冰冰的一种感觉。

黎仲伯从被窝抽出右手去擦那冰凉凉的泪水，猛地一个挥手，“啪”一巴掌打在了自己的脸上。立时，那泛白发黄透着疲惫的脸颊，泛起几道红指印。转瞬间，红指印变成了紫色。隐隐约约，他有了疼痛感，他气愤了，粗野地骂了起来。

……

他彻底地不能再入睡了，索性就那么躺着，躺着，躺在被窝里。躺了一阵，他伸手从柜盖上拿过那个信封，从中抽出离婚判决书来，从头至尾，仔细地念了一遍。他木然了。一个熟悉的吴月犁，一个陌生的吴月犁……

扑簌簌，黎仲伯真真切切地淌下了两行热泪。悲愤交加，悔恨难辨。往事如烟，朦胧而又清晰，如儿戏的逗乐，似神圣的祈祷，亦如一场梦幻，匆匆而来，又戛然而去。这是怎么的一回事呢？让人付出了生命的前半生。

一个长长的叹息，黎仲伯的思绪浑搅得如一团乱麻，任他去梳理，梳理……

一个仲春的时日，天气晴朗，暖融融的太阳，似有了几分热



力。

“仲娃，你过娘这儿来。”黎家老娘隔窗望见小儿子黎仲伯放学回来了，就放声朝院子里喊。

背着书包的黎仲伯应了一声，就跑进了娘屋，扑进了娘怀。娘一抱搂过仲娃，似在抚摸一只宠物，“妈！”黎仲伯喊了一声，抬头望娘的眼睛。娘眼圈红了，似要流泪，黎仲伯惊奇得睁大了智慧而灵醒的双目。娘从儿子的眼睛里看见了丈夫黎冷芝，倏忽一个心灵的震颤，一个喜悦，一个悲凄。她终于以一家主事人的口气，说话了。

“明天要给你订婚了。你已经十五岁了，你爸下世早，娘要做主这件事了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娘有着些许的悲伤。娘想起黎家的荣耀，黎家辉煌的日子。大儿子仲尼，二儿子仲棋，都是光宗耀祖的人物，不失黎家的体面，派势。谁料想得到呢，到了仲录和仲伯的年月，一切都翻了个过儿，落架了。丈夫生前说过，黎家做了阶下囚。这后半生，娘是品味出囚徒生活的滋味了。她不敢再往下想，男婚女嫁，乃人生的大事。俗话说：“父愁子妻，子愁父亡。”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仲伯的婚事要紧，娘明白她嫁给黎冷芝的时候是十六岁，而冷芝才十五岁。眼下，仲伯都十五岁了，还没订亲。这是愧对黎家，愧对丈夫的事了，她有着一个女人，一个母亲的内疚。

黎仲伯似乎是无动于衷的，他只顾倒腾自己的书包，还有那诸多连环画图书，一副叫他爱不释手的乒乓球拍。在学校，在工人俱乐部，乒乓球给他带来了多少欢乐，多少喝彩声，多少荣耀。年纪小小的黎仲伯是很看重荣耀的。“衣食足知荣辱”，娘是经常说这句话的。小仲娃子对于父亲黎冷芝是忘却得无有踪影了，黎冷芝下世的时候，仲伯才三岁半。黎仲伯只知有娘，不知有父。娘说要订婚，那就订吧！黎仲伯依然去上学打乒乓球，似乎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如同一天的日出日落那么平